

◇人间味道

有树香如故

□ 田文海

春三月，乡下的亲戚送我两株小树苗，说是她家老院老树次生出来的。我看那两株小树苗只有筷子粗细，高也不过两尺，梢头上有分枝，分枝上长着两三个嫩芽，是一番弱不禁风的模样。我问这能活？亲戚说了句汾阳土语：这树识活。识活，这句土语，我是能够意会的。在汾阳话里，大概就是生命力强、容易存活的意思吧。

我们家住的是单元楼，单元楼前的地面全部硬化，只有单元楼后的阳台和围墙之间有一米五左右的狭窄地带。这一点狭窄地带，表面看是褐色的土皮，但土皮下面全是建楼后遗留的碎石、砖瓦和杂物。我唯一能想到栽种这两株树苗的地方就是这里了。便去掉表层的地皮，挖出碎砖和水泥硬块及填充其间的石灰、水泥、沙子等。费了半天老劲，终是刨成两个不规则的小坑，才把两株小树苗栽种下去。爱人给小树苗浇了些水，看了看两米五高的围墙和高耸的楼体，说：万物生长靠太阳，这可怜的小苗苗，连阳光也见不到，怕是不能成活。我充满希望地说：这苗识活话……

栽下这两株小树苗后，我和爱人几乎每

天都要在阳台上探头看看，看着看着，惊喜地看到，那原来的嫩芽竟然长成了细枝，又顶出了新叶，树干上还生出了分枝，分枝上也长了芽和叶。原本筷子似的树干也在一天天变粗。我知道，那芽叶是可以食用的。这时候，就产生了采摘嫩芽来吃的欲念。爱人却极力阻拦说，多可惜呀，等再长大些不好吗？她见我仍然是一种欲罢不能的模样，竟然就吟出诗一样的句子：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仔在腹中。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劝君莫食三春蛙，百千生命在腹中。她这般吟诵，倒让我的心头好一番不是滋味，却是打消了采摘的念想。

就这样，每天看着生长着的小树苗，从春看到夏，从夏看到秋，从秋看到冬，看这两株小树苗，在极少有阳光照耀的夹缝里经历着风霜雨雪渐渐长大。又是一年春三月来临，小树苗又发新芽，又长新叶，固然生长在几乎没有什么底墒的贫瘠之地，固然高楼、围墙森严相夹，更难得见到几许阳光，却全然一副自强不息的成长模样。更可喜，周围竟然破土派生出几株更小的树苗儿来，似乎并不在意生存环境的优劣，悄悄地抒发

不负春光、不负韶华的生机。

这树的名字叫香椿。成材的香椿木呈黄褐色，有红色环纹，纹理美丽，质地坚硬，光泽鲜活，耐腐力强，素有“中国桃花心木”之美誉。香椿树结出的芽叶嫩而厚，绿叶红边，像玛瑙、像翡翠。这芽叶有奇香，但是含蓄内敛，只要还在树体上，就不会释放；只有采摘之后和食用之时，才能品味到本真而浓郁的醇香。早在汉代，香椿曾作为贡品，受到皇家的推崇和赞誉。每年谷雨前后，香椿的芽叶可做成各种菜肴。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具有食疗效果和药用价值。香椿含钙、磷、钾、钠等成分。宋代苏轼说：椿木实而叶香可啖。芸芸食客誉：树上蔬菜。

我和我爱人都喜欢食用香椿芽，也是因为这样，亲戚才送我两株香椿树苗的吧。虽然因为没有合适的土壤种植，我们亏待了这两株苗儿，但是这两株苗儿却是没有辜负我们的，以不求回报的付出，让我们年年都能拥有一个椿香飘逸的三月，年年都能享受一份不同寻常的口福。香椿可炒鸡蛋、可拌豆腐、可煎饼、可腌制，无论和什么食材搭

配，都不失自己的个性，都保持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风味。

前几天，香椿炒鸡蛋下酒，忽而想起了我十二年前过世的父亲，想我的父亲出生在一贫如洗的普通农家，忍饥挨饿、缺衣少穿，以其瘦弱不堪之躯，竟能扛过七灾八难，终至长大成人。后来部队服役，工厂当工人，与我村中务农的母亲结为伴侣，养育我们两儿三女，从不曾叫苦叫累，也不曾抱怨什么，只是节衣缩食、克勤克俭。生活拮据的时候，花钱买一小块豆腐都要精打细算。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没有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只是这般温良恭俭让地带领全家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所以在这个时候想到父亲，不仅仅因为父亲生前也爱吃香椿，更因为香椿树象征着长寿。《庄子·逍遥游》篇有话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论语·季氏》篇记：孔鲤趋庭接受父训。后来，人们便以“椿庭”代称父亲。我勤劳善良的父亲只活了七十六岁，我七十六岁的父亲辞世时刻，面容平静而安详。我想说，香椿识活，父亲识活。

一盘香椿炒鸡蛋，两汪热泪盈眼眶。

这时，爱人去阳台上看了一回香椿树，回到饭桌前，发现了我的异常，她很诧异：你这是怎了？我说：刚才呛了一下。爱人道：吃个香椿炒鸡蛋也能呛了？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爱人又说：咱的香椿都长了一人高了。我说：此树香如故。

爱人挺感慨：真的识活。我颌首言道：人生亦然。

◇诗词坊

田园

□ 吕世豪

说到田园
心就会平静下来
肋骨间不时有爱意流出
其实田园就是面镜子
你只要仔细端详
镜子正面 有柴门
土院 篱墙羊棚
庄稼果园 水塘及流泉
妩媚是秋凉。蒹葭千枝竞放，
芳菲万朵欺霜。情怀君子爱痴狂。
陶公铭典册，李杜醉诗章。

手扶先民留下的犁杖
把弯曲的脊梁放低一些
低过犁拐 贴近泥土
吆喝起一头耕牛
然后踩着垅沟
将脚印深深浅浅铺向远天
这便是田园给我最深的印象

田园 仅只巴掌大块泥土
泥土上有土屋
土屋里有乡民和我的亲人
泥土里每年都撒些种子
收获南瓜土豆 五谷杂粮
我吃着泥土
长成一条回荡江湖的硬汉

就是这一块泥土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却是我一生梦中的江山
每阵春风拂过
都会晃得我眼花缭乱
深秋时 田园里果实累累
每有红果嗖嗖一声落地
又能惊得我心口疼痛
那一块故土总怕它碎了

田园啊 子民穷其一生
跋涉过千山万水
终未走出您疆域半寸
告老时 我已锈作一张废犁
宁肯挂回到你背面

小满

□ 陈海金

比一朵荷花羞迟
比一簇蝉鸣亲切
一粒麦子
发育的青春
牵动多少意味深长的目光
或许，一滴绿水
从来就是温柔的表白
水车深情地转动
纺织着村庄悠悠的岁月
初夏的心事
是一圈圆涟漪
在父亲的烟圈里
轻轻荡漾
俯仰树荫的老牛
反刍着扎根于
一个节气的农谚
墙上的镰刀
露出话题的锋刃
试探一顶草帽的秘密
关于苦苣菜的记忆
一如漂泊的梦呓
被月色一遍遍清洗
滴落浓浓的乡愁

文艺副刊 3

文学鉴赏 艺术审美

□ 梁镇川

如果是为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的著作写序，其主要内容，就应该是文学鉴赏、艺术审美了。

李怡萍的小说集《白天不懂夜的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前，她将厚厚一本文稿送来，邀我作序。应邀之后，不敢马虎，用了大约一周时间，一一拜读了全书13篇小说，尤其是对卷首小说《白天不懂夜的黑》、压轴小说《叶落归根》、以及其他重要篇什《丫丫》等，反复咀嚼、体味，方才找到怡萍小说的特色——写人性。

序文首先对“写人性”，作了概括的论述。“怡萍深得小说创作的诀窍——写人性。人性发掘得深浅是小说深度的标尺。人的本性、人的内心世界、人的情感情绪、人的欲望追求等等，犹如浩渺神秘的海底世界，亦如变幻莫测的‘万花筒’，丰富多彩，难尽其妙。因而也就为小说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有深谙才学奥妙的作家，才能深知探索人性的、表现人性的诀窍。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矛盾冲突、塑造典型人物鲜活的人物性格，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向人物情感世界和精神深层开拓，力求通过普通的日常琐事，演绎人的命运，并通过人的命运展开，向人的灵魂深处挖掘。怡萍的小说正是这样。她没有着力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情节结构，而是着力于写人物内在的、最本质的心理、精神，写一种感受、一种心情、一种情绪，写心灵旋律的变奏，灵魂深处的震撼。”

接着，序文对“写人性”，作了进一步的开掘。“一般情况下，人性的善恶是潜藏不现的，只有到了特定的时空、特殊的事件中，才会偶露峥嵘。有作为的小说家、戏剧家，总是要在自己的作品中，首先营造一种特殊的氛围，然后尽情地、不厌其烦地一步一步挖掘，一层一层剥落，甚而不惜揉搓挤压带血的心灵，拧出最后一滴血来。”

序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

卷首小说《白天不懂夜的黑》，作者首先描述了一个

◇收藏·紫砂壶四

紫砂壶的造型及其制作工艺

□ 雒元元



闻正荣作品《西施壶》

紫砂陶制作技艺在2005年列入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紫砂壶的造型和制作工艺也在几代紫砂人的努力之下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和流程，对于紫砂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和意义。

一般紫砂壶造型可分为“光器”“花器”“筋纹器”“水平壶和茶器”等几种。最为常见的“光器”，讲究的是平面、立体、线条等各元素之间的协调变化和比例关系。光器通常又可分为圆器和方器两种，圆器采用的是手工拍打泥片成型，富于线条变化，我们比较熟悉的《仿古壶》就是圆器的经典器型。方器则不同于圆器的变幻多端，它基本上由几个平面组合而成，采用的是手工衔接泥片成型，典型代表有《大彬八方壶》等。花器以自然万物为对象进行仿生制作，所展现出来的是自然之美，代表作有《岁寒三友壶》等。筋纹器则一般取材于植物、瓜果、花瓣的各种局部筋瓣和纹理进行艺术的抽象创作，从而表现出一种秩序井然、节奏和諧的韵律之美，其代表作有《菱花壶》等。至于水平壶和茶器，基本上都在特定的地域使用，就不一一赘述了。

特殊事件。在茫茫飞雪的傍晚，开着农用车拉运煤炭的锁孩，不慎压着一个黑乎乎的男人。锁孩“一念之差”，狠狠地后退、前进，如此反复了四次，才加大油门，飞驰而去。接下来，作者用了七、八个章节、大约十分之八、九的篇幅，集中描写锁孩一家四口人心灵的不安、焦灼、悔愧、痛苦，直到锁孩良心发现，投案自首，终于清晰地感受到心里的平静和安宁。

紧接着，序文进一步论述“写人性”的艺术感染力。“我不能不叹服怡萍心理描写的功力。她将锁孩将近一年时间躲在屋里，心灵深处不时涌现的种种情绪，细腻地描摹，反复揉搓，将人物在特定时空下与心灵的所悟所感，所伤所痛融为一体。每每到读精妙之处，不由得使人心里‘咯噔’一刺，内心深处悠悠震颤。于是，作品的感染力也使油然而生了。”

说白了，为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著作写序，其主要内容，就是一篇文学评论，力争使序文成为沟通原著与读者之间的“中介”与“导读”。

◇茶余酒后

对酌之趣

□ 雒晓利

最近几年，爱上了对酌。

人到中年正是多事之秋，上有老人需要照料，下有子女需要养育，常有杂事不期而遇，身心需要缓冲调整，对于喝酒的人便有托酒抒情的意味。酒是老朋友，对酌的人最好也是老朋友，这样气氛便融为一体，让人倍感舒畅。

对酌的氛围很是美妙。对象都是情投意合的，有约多能践约，开门见山相邀，不需要瞻前顾后考虑合适不合适，对方也不会有赴宴谈事增加负担的顾虑，对象单一，目标明确，除非特殊情况相聚便能聚起。喝什么酒，不需讲究，有什么拿什么，品牌酒不拒，散装酒也行。到了桌前，菜张口就能讲来，有什么忌口清清楚楚，喜欢吃什么心知肚明。菜上桌，酒热乎，直奔主题不需客套回敬，说开喝就开喝。喝酒当中，有新鲜事兴高采烈地交流，没有新的时“粮票的故事”也能下酒，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所有的话都不用在脑子里过滤，

想到啥就说啥，爱说啥就说啥，反正是黏黏糊糊说不完的话，高高兴兴叙不完的话，情就酒、酒就话让人轻轻松松愉愉快快。推杯换盏，你来我往，谁也不多，谁也不少，不知不觉中酒酣十足。

最好的意境是看着屋外的簌簌落下的雪花对饮。白居易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一伟大发现之下的经典一问，一问问了一千多年，还会继续问下去。能有如此一问，白居易不愧为“诗

对饮中难忘的事例也还是不少，去年就有两桩。前年春节期间，高中同学聚餐，偌大的两桌人，喝酒的只有我和一位长期搭档对饮的老弟，象征性的仪式之后，我们便肆无忌惮地狂饮起来，人们谈笑风生，我们酒酣耳热。同学们在一块有的是话题，我们对一切几乎置若罔闻，只顾大口大口喝酒，一不小心两瓶白酒底朝天。对散场有一点点回忆，如何回的家、进的门则一概不知。这是近年喝酒算上最多的一次，第二天上午，我爬风山消酒，整整一上午折腾，好不容易才和酒后的难受告别。

去年冬天下午下班后，又在办公室逗留了一会，已过了七点，忽然酒意萌发，便向一位老朋友发出邀请，得到应诺，但需要等一个小时。我便在办公室认真真等着，到八点时发了个短信提示，没有回应，以等为主间或干点杂事又熬到九点。九点仍未等到约定的电话，于是打电话追问，回答说“最多半个小时”。直到九点五十，我们才会合，但几家饭店都不接收我们，好不容易在常去的一家才住了下来，开喝时将近十点半了。这是最漫长的一次等待了。正因为年少不小，才会耐着性子长时间等候。特殊的等候竟增加了回味的分量，显然又是一个收获。

今后的日子中，我仍会把对酌的习惯保持下来，希望在其中找到轻松放松和心无挂碍，享受到简单简约的生活状态，拥有平凡平庸的幸福安宁。

◇诗词坊

临江仙(新韵)四首

□ 冯利花

咏梅

独放千枝映雪，齐开万蕊承欢。
横斜疏瘦竞芳妍。俏姿描画作，
神韵绘诗篇。莫叹冬残花败，
只吟雪里情牵。毛翁词赞报春先，
风凌锤骨傲，霜洗砺锋坚。

咏兰

纤骨清姿夺目，芬芳冷艳传神。
幽香花俏淡红尘，素妆扬秀美，
高雅绽奇新。略逊荷花纯洁，
尤超百卉香醇。从来名贵倍稀珍。
单期君子爱，唯叹小入亲。

咏竹

倚翠熊猫喜爱，疏枝丽日光穿。
节节刚挺绽奇观。岁寒青叶秀，
春暖笋芽鲜。最美根根体立，
尤佳叶叶眉尖。虚怀君子品谦谦。
因节标史册，凭志耸云天。

咏菊

蝶落篱墙惹爱，香飘田野绵长。
凌寒独秀百花殇。艳妆疑岁暖，
妩媚是秋凉。蕊蕊千枝竞放，
芳菲万朵欺霜。情怀君子爱痴狂。
陶公铭典册，李杜醉诗章。

在外教书，星期天才回来，我才七八岁帮不上忙，上工之前，收工之后，有月亮的晚上，都会看见母亲推车倒土的身影。在修建窑洞的过程中，姥爷和我的几个表哥都出过不少力，但大功臣还是母亲，母亲功不可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连着浮动了两级工资，我家经济条件好转了，母亲和我吃上了供应粮，过了两年姐姐出嫁了，哥哥也转了户口招工了，母亲再也不用那样辛辛苦苦劳作了，她对婚后半辈子的生活很满足，常跟人说方圆十里八村像她和父亲那样能颐养天年的人很少，哪知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的秋天母亲查出了贲门肿瘤，经过三年多的救治，最终还是撒手西去了。

老舍在《我的母亲》中说：“人即使活到七八十岁，有母亲在，多少还可以有点孩子气。失去了慈母就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但却失去了根。有母亲，是幸福的。”

我的母亲不在了，不能说不幸福，但总是有点缺憾。回想母亲在世时，每逢我去娘家，第一个晚上母亲和我总在夜半才睡，我们尽兴地聊着，好像无视了父亲的存在，村里新近发生的，亲戚朋友熟人家的事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生来拙于言辞的父亲有些嫉妒我们娘俩，总要从中打断：“你们还睡不睡觉，就不能明天再说？”我和母亲有所收敛，声音放低才慢慢睡去。母亲生前我给她打电话，我们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地煲电话粥，父亲就会说你们怎么有那么多说的，现在母亲不在了，我给父亲打电话，除了日常的问候：吃啥来？干啥了？再嘱咐上两句适时增减衣服以防感冒的话，好像就没说的了，我就怀念母亲在时的日子，人说娘在家在，娘在人生尚有来处，娘去人生只剩归途，现在我已有所体会了。

从我呱呱坠地起，母亲在我身上倾注了莫大的心血，5岁之内，多灾多病，母亲常常彻夜不眠地照顾我，没少为我操心，稍大一点，我又淘气顽劣，更惹母亲烦心。我之所以能出落成今天的我，是母亲感化的。我的与人为善，淳朴敦厚是母亲传给我的。母亲家教很严，我们姐妹小时候做错了事，母亲绝不姑息迁就，她总要我们认识到错误并记住教训。母亲教我们学会感恩，她常说记人要记人家对你的好，不能记不好。有母亲这句话，曾经难以释怀的我都能看得开，放得下了。

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回成家庄镇的一个小学任教，没教两年，适逢国家“六二压”，响应国家号召，母亲回了村里当起了种地的农民，随后就担任村妇女主任一直到1979年，1979年“六二压”落实政策，我和母亲由农民转为市民，母亲又吃上了商品粮，同时也卸下了村妇女主任的担子。

回乡种地这段时间，母亲活得比较辛苦，比较累。每天起早贪黑，农田里，碾道旁，油灯下，灶台边，处处留下了母亲的身影，滴下她辛劳的汗水。我家在1979年还新盖了三间窑洞，从刚开始挖土、挑地基就没动用过机械，都是人力，母亲自然就是出力最多的那个人，姐姐和哥哥当时在成家庄中学读高中，父亲

◇背影

我的母亲

□ 张丽平

三川河

14期·小满